集義軒詠史詩鈔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二十七

晉 四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十七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九首

晉 四

翟湯 字道深尋陽人懷帝至元明成康時徵辟俱不至年七十三卒於家

餽贍雖微操愈堅南山山下酌廉泉尺書江表司徒檄匹絹潯陽太守船晉代田園潛四世陶公鄉里踵諸賢永嘉寇亂頻蠭起名德淵深障一川

餽贍 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餽贍雖釜庾一無所受 南山 司徒王導

辟不就隱於始安太守于寶與湯通家遣船餉
縣界南山太守之敕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
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物因寄湯子莊
還實寶本以爲惠而更煩之益愧歎焉四世孫矯會
孫法賜俱以孝友秉高操均永嘉末寇害相繼
屢徵不起世有隱者之行永嘉聞湯名德皆不敢
犯鄉人
賴之

許詢　高陽人簡文孝武時隱居不仕與謝安友善及安當國徽辟不敢至其門

巢許若教逢稷契詎聞飲饌豔豐甘禪房西竺聯清韻
客座東山愧雅談經闡襟懷情共賞禊修觴詠興彌酣
非徒冠世矜文義漁弋眞機取次探

巢許　劉惔爲丹陽尹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

由人吾安能保此王羲之在坐曰令巢詢與支
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禪房遁游處
漁弋文詠襟懷續晉陽秋云許詢能言理會出都迎
無處世意姊簡文皇帝與劉眞長說其情旨及
襟懷之詠每造膝請對夜以繫日劉長卿觴詠蘭亭
詩曰發經總下依然在憶得山中問許詢之會
詢與謝安詢與李充支遁等
孫綽皆與冠世皆以文義冠世

桓伊字叔夏小字野王譙國銍人孝武帝時累
官淮南太守建威將軍以功封宜城縣子
進永修縣侯遷都督江州荊豫諸郡軍
事卒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烈

秦○淮○水○繞○奏○柯○亭○一○笛○胡○牀○岸○上○聽○鸞○鳳○有○音○三○弄○調○
燕○鴻○無○語○兩○忘○形○讒人冰釋鬚曾捋名士風高眼獨醒
王謝相知今歇絶○落梅何處動芳馨○

一笛

伊音樂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在秦淮舟次望見伊素不相識也使人邀之日聞君善笛試一奏伊時已貴顯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卽去王客不交一言故至今名其地日邀笛步

鬚搹

孝武末年會稽王道子以謝安功名盛極嫌隙遂成其釁皆起於安女壻王國賓會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迕既吹畢伊更請佐以箏歌並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日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且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就之搹其鬚日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支遁

字道林河內林慮人

神駿清高顧視間
才驚一世踏雲還
游偕王謝同居郡
隱遯巢由且買山
雪亮有言名理勝
風傳不鬭道機閒

沃洲縞志終歸去披拂霜華孰款關

神駿 支道林嘗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日貧道重其神駿見世說又杜詩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

才世 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亦見杜詩

王謝 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義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見謝安傳

買山 道林令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日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道林甚慙俱見世說

名理 道林幼有神理聽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後濛宿構精理往詣道林自謂必莫能抗道林徐日貪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慙而退見高儈傳

不闕 傳聞伕不闕化爲支道林本徐孝克詩

沃洲 嘗聞晉支遁嬌志歸沃洲本唐釋道濟詩

霜華 月樓風毀靜沈沈披拂霜華訪道林本陸龜棠寒夜訪寂上人詩

葛洪 字稚川丹陽句容人自號抱朴子元帝時封關內侯後遷散騎常侍領大著作不就

求爲句漏令卒年八十一

何事餐霞訪內篇　書名抱朴露眞詮　頻辭官爵耽高蹈
一往羅浮葆大年　句漏丹砂詞落落　耀眞洞名彩蝶舞仙
仙餘杭道侶如相問　啞虎當關別有天

抱朴所著抱朴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官爵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後遷諮議參軍干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丹砂洪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貲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至廣州刺史鄧嶽憫其老不忍遺去乃止羅浮山耀眞謝靈運羅浮山賦朱明之陽宮耀眞之陰室彩蝶羅浮山圖經曰雲峯巖之下有蝴蝶洞四時出彩蝶相傳洪遺衣所化餘

杭先是洪于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相問洪在羅浮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久之忽與鄧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啞虎蘇子瞻游羅浮詩雲溪夜逢瘖虎伏注羅浮向有瘂虎巡山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元帝時官著作郎以功封關內侯後爲司徒王導長史累遷散騎常侍

石馬祥開出水圖編成晉紀括三都論中國是何妨直
性好天文詎盡誣能燭興亡今信史偏搜神怪古通儒
笑他執筆窮幽渺不負人稱鬼董狐

晉紀 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言宜備史官勑佐著作郎干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著晉紀自宣帝迄于愍帝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

天文 寶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

搜神 寶兄嘗病氣絶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如夢不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爲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庾亮 字元規潁川鄢陵人元帝時官中領軍封都亭侯明帝即位歷遷護軍將軍封永昌縣開國公與王導同受遺詔輔成帝累拜司徒錄尚書事卒年五十二贈太尉謚文康

胡牀老子據南樓談詠空高夜月秋風格未須憐玉樹

雷池誰共護金甌戚家累疏辭榮寵王室多艱召寇讐

晉政不綱刑憲免惜教綱竟漏吞舟

南樓

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詠竟坐

玉樹

後亮死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雷池

初溫嶠聞蘇峻不受詔便欲來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

戚家

先是亮妹爲明帝后亮前後屢讓官爵

王室

始亮知蘇峻必爲亂徵爲大司農舉朝皆謂不可溫嶠亦累書止之不納峻遂與祖約舉兵反幾危社稷

呑舟

幸漏呑舟免淪昭憲是庾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本晉史論

顏含

字宏都瑯琊莘人惠帝末東海王越辟爲太傅參軍歷仕至成帝時累遷光祿勳加右光祿大夫封西平縣侯卒年九十三諡曰靖

死兄侍養十三年蛇膽神貽嫂目痊友愛醕風眞創異

孝聲少日況稱賢農桑郡務居官要師傅廷羞降禮虞

羣俊但推周鄧卞。不崇浮僞論便便。

死兄 兄畿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所舁歸既殯後夢其復生含力請父開棺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覩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

蛇膽 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應須髯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忽有青衣童子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覩之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

孝聲 含少有操行以孝聞

農桑 除吳郡太守王導問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將何先答曰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

師傅 時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不肯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

羣俊 或問

江左羣士優劣荅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絕浮僞如此

王允之 字深猷導從弟舒子成帝時歷官衞將軍會稽內史封縣侯卒年四十謚曰忠

奇才忠孝兩能兼。總角龍文運智鈐。被酒忽辭知退怯。吐茵佯卧釋猜嫌。功崇五等門承蔭。禮篤三年屋寢苦。假節西南榮刺史。江州惠澤寓威嚴。

總角 總角時從伯敦謂爲似已恒以自隨 吐茵 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言事已如此不得不除及見允之卧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允之遂以告其父由是朝廷始知敦有異志矣 五等 時召蘇峻爲大司農及峻反允之計賊有功封番禺縣侯 三年 父舒以卒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

以書勸之允之固不肯就

江州

後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

何充

字次道廬江灊人明帝時累遷中書侍郎成帝卽位轉給事黃門侍郎封都鄉侯加吏部尚書參錄尚書事徙中書令穆帝立加侍中永和二年卒年五十五贈司空謚文穆

梁王繼祚譏奚漢懍懍昌言折庾冰南渡無虞嘉器局

西藩有賴畀才能愛揮麈尾宜同坐貪縱狼心恐謬稱

詔道二郄輸佛果達官崇法得傳燈

庾冰

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疏謀立康帝康帝卽成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強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卽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爲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令瑯琊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

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慚色充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已任

無虞

初除丹陽尹王導庾亮並言於成帝曰何充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若引入內侍則外譽維綏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內史

西藩

穆帝初立充專輔幼主庾翼臨終表以後任委其子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所請充曰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疆胡西隣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書生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充曰溫足制之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

麈尾

始徵時嘗詣王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

狼心

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嘗於坐中稱曰家兄在郡

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郎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爲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二郗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

諸葛恢字道明琅琊陽都人元帝時由主簿累遷鎮東參軍封博陵亭侯調會稽太守拜中書令明帝時進封建安伯累遷尚書右僕射成帝踐阼加侍中卒年六十二謚曰敬

譽。並。三。明重帝畿。黑頭公望肇臨沂。績誇黃霸宜專任。尹免丹陽亦識機。牋疏交酬期日贊。食兵齊足想風嶷。侈言族姓徒爭勝。驢馬何容較是非。

三明于時潁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中興三明人爲之語曰京都三叨

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黑頭 恢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

臨沂 恢弱冠知名試守卽邱長轉臨沂令為政和平

黃霸 元帝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漢宣帝稱共安天下惟良二千石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濟中興之勲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為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母憂去官服闕進中書令

丹陽 王敦上恢為丹陽尹以久疾免明帝征敦以恢為侍中加奉車都尉討王含有功晉封建安伯

牋疏 元帝初基四方多務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牋疏殷積恢斟酌酬答咸稱折中時人以帝為善任

食兵 初元帝承制調為會稽太守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政之所先君為言之恢陳謝因對曰天下喪亂風俗陵夷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

驢馬 始因亂避地江左王導愛重之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導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

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耶驢其見親狎如此

丁潭

字世康會稽山陰人元帝時爲尚書祠部郎成帝時爲散騎常侍賜爵永安伯遷尚書領國子祭酒康帝初乞歸年八十卒謚曰簡

松生腹上晉司徒。猶有孫枝纘令謨。隨從不離朝衛輦。遷移無遽郡膺符。一時公望何軒輊。三代官方得步趨。屢表乞骸恬退意。門施行馬稱耆儒。

松生　祖固吳司徒嘗夢松生腹上解者以爲必爲三公後果符所夢　隨從　蘇峻作亂成帝蒙塵於石頭唯潭及侍中鍾雅劉超不離帝側峻誅以功封伯爵　遷移　初元帝使各陳時事損益潭言爲國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既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恒心今長吏遷轉既數

送迎多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矣

公望

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才而無公望而無公才

三代

父彌爲梁州刺史

乞骸

康帝即位屢表乞骸骨詔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祿祿秩一如舊制

桓彝

字茂倫譙國龍亢人元帝時爲吏部郎明帝拜散騎常侍封萬寧縣男出爲宣城內史成帝時爲蘇峻所害贈太常謚曰簡

能無烏雀畏鷹鸇才起龍亢望蔚然蘭石被攻神將勇燕湖進守義師堅惠懷民志風交暢識擅人倫月朗懸豈第簞瓢貧趣樂宣城亮節壯山川

成帝咸和二年蘇峻襲姑孰彝糾合義衆欲赴

烏雀

朝廷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擾且案甲

以待之彝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蘭石**遣將軍俞縱守蘭石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民志**在宣城有惠政為百姓所懷**人倫**性通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簞瓢**少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宣城**先是丹陽尹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遂以命彝

庾翼

字稚恭鄢陵人亮弟明帝時辟太尉陶侃府累遷從事中郎成帝時除建威將軍西陽太守康帝時移鎮襄陽穆帝初卒諡曰肅

束諸高閣侯清時。不尚浮華譽妄馳。經略甚深成偉績。勞謙匪懈寓良規。荒年嘉穀民之望。早歲戎機國是資。

豈姚伯兄叢物論椒房易縱愼維持

高閣翼爲人慷慨喜功名少有經綸大略不尙浮華時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翼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

荒穀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庾稚恭爲荒年穀見世說

早歲兄亮卒代鎭武昌都督江荊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位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康帝建元初詔議經略中原翼還鎭夏口復督江州繕修軍器大佃積穀以圖後舉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康帝時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後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五州軍事兵敗免爲庶人卒後詔復本官

蒼生何望在斯人江左興亡卜未眞管葛有心窺出處

尙濛無眼誤風塵五軍北討全師潰一謫東陽怪事新
書付洪喬流水去空函開閉悟前因

蒼生 謝尙王濛何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卽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

管葛 屢徵並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

北討 其後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爲已任上疏請北征許洛進軍次山桑而姚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士卒多亡叛襄又殺其兩將遂大敗

東陽 坐廢爲庶人徙於東陽之信安縣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洪喬 浩父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

空函 桓溫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型百揆

朝廷用違其才耳後溫將以浩爲尚書令遣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卒於邑以終

蔡　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始入官爲參軍歷仕帝至康帝時累拜左光祿大夫錄尚書事穆帝即位遷侍中司徒以固辭免後册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七十六贈侍中司空諡文穆

正人子亦孝廉聞固讓司徒豈悖君罪請闕廷刑已解
學延堂構望彌殷季龍議洞中朝事食蟛蜞貽爾雅文
脫帶過航休妄笑一生篤愼性忠勤

正人謨父克字子尼好學博涉書記爲鄉族所敬山簡嘗與瑯琊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謨弱

冠察孝廉

固讓 其後謨遷侍中司徒上疏固讓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璩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廷臣遂劾謨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宜明國憲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乃免為庶人謨既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

季龍 石季龍死國亂兵弱朝野咸言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後桓溫果專制朝廷

食蠏 謨初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蠏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蠏後詣謝倘而說之倘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死

過航 謨性尤篤慎每事必為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

王羲之 字逸少導從子穆帝時官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卒年五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

山陰觴詠敘蘭亭。晉製唐橅翰墨馨。北伐上書規廟算。東歸解組誓先靈。不教策馬晨須詔。且復籠鵞晝寫經。人物中興推第一。豈徒絕藝擅黃庭。

蘭亭　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序以申其志

翰墨　羲之少好學及長辨贍以骨鯁稱尤善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

廟算　殷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當北伐并論時事且言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

先靈　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羲之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既不禮羲之及蒙顯授羲之恥為之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不仕

策馬　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本義之報殷浩

書中龍鸞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鵞羲之往觀甚悅因語龍鸞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鵞而歸

郗愔

字方回鑒子始襲父爵南昌公簡文輔政時薦爲光祿大夫更除太常不受出爲會稽內史郎位加鎮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以年老乞歸卒年七十二贈侍中司空謚文穆

上公爵始襲南昌至性加人在服喪絕穀心棲黃老術
擁旄身鎮兗徐方書是愛子恩情割事與王朝志節光
獨有薦才江僕射肯令辭職任高翔

服喪 性至孝居父母憂殆將滅性服闋襲爵南昌公拜中書侍郎

絕穀 由長史轉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簡黙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修黃

老之術後以疾去職乃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十許年閒人事頓絕

擁旄

桓溫以愔與徐兗有故義乃遷愔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雖居藩鎮非其好也

恩情

子超黨桓氏以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日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爲獘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焚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日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

志節

始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溫恒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遣牋詣溫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超取視寸寸毀裂乃代作牋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閒乞閒地自養溫得牋大喜卽轉爲會稽大守

薦才

初簡文帝輔政與尙書僕射江彪等薦愔以爲執德存正識懷沉敏而辭職遺榮有不扳之操成務須才豈得遂其獨善宜先徵引以參政術於是徵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旣到更除太常固讓不拜深抱沖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爲輔國將軍會

稽內史

許　邁

字叔元一名映後改名元字遠遊丹陽句容人初隱桐廬桓山後移臨安西山

義爻遇履吉由天早學升遐道氣堅茅嶺山棲通五嶽
桐廬棲住過三年丹成不讓旌陽族素契難忘逸少賢
莫怪傳多靈異跡鳳鸞羽化本飛仙

義爻 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履之上九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邁

茅嶺 乃往候之探其至要以父母尙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

同志徧游名山焉

桐廬

初採藥於桐廬之桓山餌朮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

旌陽

許遜字敬之南昌人母夢金鳳銜珠墮掌而生晉初爲旌陽令點石化金足逋賦除民害精修山中年一百三十八舉家飛昇雞犬亦隨去宋封妙濟眞君見廣興志

逸少

永和二年移人臨安西山登巖茹芝渺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元字遠游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

羽化

邁遺羲之書云山陰南至臨安多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邁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謝安

字安石陳郡陽夏人初累徵不就穆帝末出爲征西司馬孝武時歷官至司徒進太

保都督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封建昌縣公卒年六十六追封廬陵郡公贈太傅謚文靖

坐。看。棋。局。了。兵。戎。棲息東山志始終。自是名流能鎮靜。早。知。兒。輩。亦。英。雄。墩留勝境荆舒慕埭築新城召奭功御怪白雞妖夢踐。蒲葵遺扇悵仁風。

棋局 苻堅率衆號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兒子元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遂令張元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元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得其任及破堅得驛書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

東山 安少隱東山其後出將入相身居華膴而東山之志始終不渝

荆舒 金陵圖經謝安石住半山有墩曰謝公墩李白謝安墩詩序此

墩即晉太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登超然有高世之志余將營園其上故作是詩詩日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憑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王安石謝公墩詩走馬自下門投鞭謝公墩昔人不可見故物尚或存又謝安墩詩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隨公

召奭

安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

白雞

安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日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辛酉今歲在辛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尙書喻旨尋薨

蒲葵

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諱安安問其歸貧答日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提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羅含

字君章桂陽人帝奕時歷官散騎常侍侍中轉廷尉長沙相以老致仕加中散大夫

卒年七十七

口中不吐揚雄鳳。忽爾驚飛彩翼來。謝尚交情惟對飲
桓溫奇意要憐才。琳瑯品望魁三楚。蘭菊階庭豔一堆
盛德高文冠東晉。吾家家學仗君開。

彩翼

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日中因驚起自此之後藻思日新

憐才

桓溫嘗使含詣謝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劾事含日公謂尚何如人溫日勝我也含日豈有勝公而行非耶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而不責

琳瑯

謝尚與含爲方外之好乃稱日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瑯

蘭菊

致仕還家階庭蘭菊叢生人以爲德行之感

褚褒

字季野陽翟人康獻后父成帝時爲參軍以功封都亭侯康帝即位累遷左將軍兗

州刺史康獻臨朝進侍中衞將軍錄尚書事後拜征討大都督卒年四十七贈侍中太傅謚元穆

外戚葭莩寵素專何如季野避朝權私親不失人臣禮
舊齒宜尊俊士賢征北三軍惆猿鶴安東兩世美貂蟬
欲知氣備無言處皮裏春秋緬昔年

外戚 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在官清約頃之徵為衞將軍領中書令裒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辭不受

人臣 初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年少何以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少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裒以侍中裒恐示私親之失上疏固請居藩

俊士 政道

在於得才宜委賢任能升敬舊齒乃薦顧和殷浩疏奏即以和爲尚書令浩爲揚州刺史

征北

裒爲征北將軍使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石季龍遺戶二十萬口渡河將歸順乞師救援會裒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拔皆爲慕容皝及苻健之衆所掠死亡咸盡裒憂慨成病及至京口聞哭聲甚衆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裒益慙恨遂卒按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其君子爲猿鶴小人爲蟲沙

安東

祖碧有局量以幹用稱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祐與碧有舊言於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

氣備

裒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於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

孫盛

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康帝時以參軍從桓温平蜀爵安懷縣侯後還從事中郎又從入關平洛進封吳昌縣侯累拜秘書監加給事中卒年七十二

一書新著晉陽秋。詞理人高正直流。名士共談拋麈尾。
老姦曾見怒枋頭。檻徵從事貧多累糧護參軍敏善籌
導亮懷疑能密諫。肯教內外有他憂。

詞理　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並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

麈尾　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食冷而復煖者數四

枋頭　桓溫見晉陽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因請刪改之盛執不可

從事　初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盛與溫箋辭旨放蕩溫得盛牋復遣從事重按之贓私狼藉檻車收盛到州拾而不罪

參軍　始桓溫代庾翼留盛爲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

至衆皆遑遽盛部分諸將并力拒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縣侯

導亮

時丞相王導執政庾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

孫綽

字興公楚孫襲爵長樂侯穆帝時嘗爲王羲之右軍長史累遷至廷尉卿領著作卒年五十八

遂初一賦會稽聞名出高陽大雅羣佳句卿應擲金石
逸情我自傲煙雲諫章怒觸桓司馬長史交依王右軍
矧乃風流繩祖武棣華秀發播清芬

遂初

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遊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

金石

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

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諫章

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力阻之末言若陛下垂神溫少留志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耶

長史

始揚州刺史殷浩以綽為建威長史王羲之引為右軍長史

祖武

弟統亦擅才名史論曰綽棣華秀發名題中興可謂無忝爾祖

習鑿齒

字彥威襄陽人初為桓溫主簿累遷別駕後出為滎陽太守

直言篡逆魏曹瞞。一部春秋為正桓。鼎峙蜀應尊大統。
綱提晉總繼偏安。千秋遺疏匡時切。四海高名入世難。

能識簡文爲相日滎陽麾出笑無端

正桓 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 遺疏 臨終上疏日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 四海 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日彌天釋道安鑿齒日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名對 簡文 後嘗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旣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日生年所末見以此大忤溫旨出鑿齒爲滎陽太守

劉惔 字眞長沛國人簡文時爲丹陽尹卒年三十六

曾比袁羊又范汪惟應奉倩可相方蜀軍功驗摴蒱捷

易論人輸理數長要谿一流爲我輩不教百姓訟官湯

羲之底甚傖奴愛未及郗公故是常

奉倩

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

摴蒱

桓溫伐蜀時咸謂未易惟惔以為必剋或問其故曰以蒱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為恐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後竟如其言

理數

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眞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素敬服惔及至便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

我輩

桓溫常問惔會稽王談更進耶惔曰極進然故第二流耳溫曰第一流復詣惔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

百姓

還丹陽尹為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煩有訟官長者諸郗多相舉正惔歎曰居下訓上此弊道也寢不問

傖奴

與王羲之雅相友善郗愔有傖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於惔惔曰何如方回耶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

奴耳

范寗 字武子南陽順陽人汪子簡文時封陽遂侯出爲豫章太守後坐免卒年六十三

名教身有正品流王何一罪足千秋獨闢學校中興化
高揭詩書古制修岌岌門樓更上郡迢迢磬石採邊州
穀梁集解微言在中聖停杯細講求

王何　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寗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正之

學校　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寗者也

古制　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寗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

門樓　豫章郡城先有六門寗既莅郡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

磬石 始寧爲豫章太守在郡又大設庠序並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

穀梁 寧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

袁宏 字彥伯陳郡陽夏人初爲謝尚參軍轉桓溫記室後遷東部郎出爲東陽郡守卒年四十九

纔。賦。東。征。又。北。征。文。章。冠。世。不。求。榮。升舟乘月留連意
授扇揚風贈答情後。漢。紀。承。荀。悅。體。推。袁。事。壓。伏。滔。名。
誰從牛渚聆高詠。詠史猶傳第一聲。

東征 在桓溫府專綜書記爲東征賦後從溫北征又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

冠世 宏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然性彊正亮直

雖被溫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

乘月

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會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祖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倘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

揚風

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率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日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日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

荀悅

漢獻帝稚好典籍以班史文繁難省命悅依左氏傳體為編年成漢紀三十篇言約事詳辨論多美晉末袁宏踵之撰後漢紀三十卷先於范蔚宗所作五十餘年世並寶貴故史通有云創編年者則擬議荀袁

伏酒

宏與伏酒在溫府府中呼為袁伏宏心恥之每歎日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酒比肩何辱之甚按不得不以此事推袁本宋

袁淑事此借用

戴　逵 字安道譙國人孝武時累徵不至

高人豈肯作伶人。猝破牀琴對使。陳太宰知音難得士。乃兄乘興不同倫。鄭元碑妙文章器。郭泰巾譏放逵身。避詔昔依吳內史。聞風今仰晉遺民。

太宰者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欣然擁琴而往鄭元鄭元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郭泰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者莫不驚歎郭泰論言世人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避詔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美徒貴貌似而已避詔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

武邱山遠
潛詣之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二十八

王彧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十八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七首

晉 五

謝 元 字幼度安兄子簡文時領南郡相孝武時拜建武將軍兖州刺史監江北諸軍以勳封康樂公卒年四十六謚獻武

八公草木戈兵際一國經綸履屐間捧水澆螢全制勝驚風唳鶴急逃還天傾關陝雄心釼地湧淮肥戰血殷不俟郗生矜特識已完東晉舊江山

八公

苻堅率衆百萬入寇元以衆入萬敗之於肥水堅中流矢衆奔潰自相踏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望八公山上草木皆兵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

履屐

時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乃以元應舉中書郎郗超雖與元不善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元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與元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元有經國才略果成大功

澆螢

捧海澆螢烈熠消凍見齊書陳顯達傳

王獻之

字子敬羲之第七子孝武時歷官中書令卒年四十五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憲

門風江左不知寒○桃葉桃根興未闌○今○古○書○名○承○翥○鳳○

生平心事愧離鸞長卿堪擬鍾情別太傅能辭署牓難
最惜阿兄高韻渺人琴淒絕與誰彈

桃葉 桃根桃葉獻之二妾也桉桃葉渡在秦淮口以其妾得名見方輿勝覽 **翥鳳** 鳳翥龍蟠本唐太宗所作右軍論 **離鸞** 獻之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日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獻之出之而尚公主 **長卿** 嘗夜與兄徽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井丹高潔徽之日未若長卿慢世也 **太傅** 時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日魏時陵雲殿榜乃韋仲將懸橙所書比詑鬚髮盡白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日仲將魏之大臣焉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 **阿兄** 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日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

顧愷之字長康無錫人安帝時爲散騎常侍又官虎頭將軍卒年六十二

洽洽箏賦謝清新。賞比嵇琴好見珍。魚鳥情依空戀舊。丹青筆妙欲通神。布帆破險風前勢。畫省聯吟月下身。三絕一生有奇氣。虎頭才調豈癡人。

箏賦 愷之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成謂人日吾賦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

魚鳥 桓溫引爲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日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平答日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丹青 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日四體妍媸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愷之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元皆其素所珍

惜者元乃發其廚後竊取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
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
化而去亦猶人之　愷之好諮譃人多愛押之後
登仙了無怪色　破險爲殷仲堪參軍嘗因假還仲
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家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賤
日地名破家眞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還至
荊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巖　義熙
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　聯吟初爲
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遥贊之
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
遂申旦　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桓元嘗以一
而止　三絶柳葉紿之日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薇
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薇元就溺焉愷之信其不
見已甚珍之初愷之在桓温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
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
傳愷之有三絶才絶晝絶癡絶

孟嘉

字萬年江夏鄙人爲桓温參軍轉
從事中郎遷長史卒年五十三

高秋一醉醼龍山帽墮西風笑傲間不使元規嗤盛德偏奇季野識清顏江州從事名傾府石室何人老閉關趣在酒中情落落祇嫌立傳附權姦

帽墮

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醼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命孫盛作文嘲嘉置其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

盛德

初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當問使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

清顏

轉廬陵勸學從事褚裒時為豫章太守正旦朝庾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當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毋是乎亮喜裒得嘉奇嘉為裒所得乃益器焉按南

史梁范雲一與孔休源相遇深加褒賞日不期忽覯清顏頓祛鄙吝

石室 瞿硎先生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爲名桓溫嘗往造之既至見先生披鹿裘坐於石室神無忤色溫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淆爲之銘贊見晉書隱逸傳

酒中 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日公未得酒中趣耳

立傳 晉史爲嘉立傳附於桓溫傳後

車允 字武子南平人孝武帝時歷官驃騎長史太常封臨湘侯以疾去職安帝郎位累拜輔國將軍吏部尚書後爲司馬元顯所逼自殺

此兒當可大卿門勤○學○囊○螢○古○籍○溫○講○孝○經○時○廷○摘○句○

論殊禮事殿爭言無○公○不○樂○當○筵○坐○有○德○宜○官○太○學○尊○

郊廟明堂多制度世衰議阻智非昏

此兒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允於童幼之中謂其父育日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囊螢**允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用練囊盛數十螢火照書夜以繼日**摘句**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允與丹陽尹王混摘句時論榮之**爭言**時王國寶詔於會稽王道子諷八座啟以道子爲丞相加殊禮允日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遂稱疾不署其事**當筵**當時每有盛坐而允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太學**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允領國子博士**制度**時議郊廟明堂之事允以明堂之制既甚難詳必俟九服咸安四野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時從其議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孝武帝時歷官左衛將軍安帝即位遷龍驤將軍廣州刺史累

拜太常請老致仕加光祿大夫

卒贈左光祿大夫散騎常侍

貪泉一酌鄙懷金舟載沈香亦已沈敢望黃門先帝貌

可盟白水古賢心祿分雨雪甘披絮節厲風霜未製衾

牽犬負薪寒素習誰知孝謹路人欽

沈香 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沈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 黃門 初孝武帝欲用爲黃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 白水 始除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日貪泉隱之酌而飲之因賦詩日古人云此水一敵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披絮 隱之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拔絮勤苦同於貧庶 風霜 清節厲乎風霜本元興初美隱之詔語 牽犬 隱之將嫁女謝石助其經營遣使者至方見其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負薪

嘗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

孝謹 先是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

陶淡

字處靜侃孫晉末隱居不仕

終身逃富脫塵羈山水閒游白鹿隨居愛臨湘恆讀易名輸彭澤不工詩喬松世豈追蹤遠絕穀人殊養性遲相賞無言溫伯雪此情當釋子瞻疑

逃富 淡世豪富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

白鹿 淡養一白鹿以自隨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臨湘 時頗好讀易善卜筮初隱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

彭澤 淡無文章見於世兄子潛爲彭澤令

絶穀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絶穀不婚娶無言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見莊子及呂氏春秋子瞻東坡書隱逸陶淡傳後曰士行諸孫中乃有淡會孫中乃有潛潛集中乃有仲德敬通之流皆隱約有行義又皆貧困何也淡高逸如此近類得道與潛近親而潛無一言及之此又未喻也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安帝時官諮議參軍桓元脅降不屈被殺年三十七

臨危自分死生同移孝於今儼作忠弟欲兄留牢挽轡

予猶親在敢從戎高堂淚灑焚裘慘烈士心追請劍雄

力劣恨難凶逆翦遺言懍懍豎英風

臨危

殷仲堪更以企生為諮議參軍企生料其必敗桓元果攻之仲堪走文武無送者惟企生從焉路經家門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言家有老母企生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為弟所持必無脫理先策馬而去遂為元所殺

焚裘

先是元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遺言

元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元屢逼之不屈且云自傷力劣不能蒯滅凶逆恨死晚也元遂害之

徐廣

字野民東莞姑幕人始孝武帝時謝元辟為州從事歷仕至安帝朝由大司農遷祕書監劉裕受禪歸老於家卒年七十四

好學蟬聯洞百家祕書典校職清華太和史已三朝勤

小過君防一念差桑梓舊懷餘野服棘槐新列悵官銜仙源儻約漁郎去水窈山潛碧樹遮

好學 世好學至廣尤爲精純百家數術無不研覽 典校 孝武時除廣秘書郎典校秘書省增置省職 太和 尙書奏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乎魯史自聖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元風聖迹是儻爲疇古臣等參詳宜敕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於是敕廣撰集勒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之晉 小過 及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君爲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更歔欷 桑梓 因辭衰老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老猶不倦

宋纖 字令艾敦煌效穀人卒年八十二

枕為何石漱何流重閣龍潛閟一樓人玉國琛空想像
丹崖青壁杳尋求東宮枉自西陲建南渡仍懷北望憂
莫怪龔生年竟夭膏蘭餘惜並千秋

枕石

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居酒泉南山弟子受業者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

重閣

酒泉太守馬岌高尚士也具威儀造焉纖高樓重閣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而令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西陲

凉張祚遣使者備禮徵爲太子友逼喻甚切纖喟然歎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至姑臧祚遣太子以執友禮待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無所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

疏言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沒不悲死遂不食而卒

龔生 謂漢龔勝

陶潛 字元亮初名淵明潯陽柴桑人侃曾孫晉末為彭澤令棄官歸隱宋受禪累徵不出文帝元嘉中卒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黃。華。宇。宙。客。西。風。徵。士。焉。知。國。爵。崇。彭澤功名詩卷外。

晉朝甲子酒杯中。五。株。柳。樹。雙。扉。綠。一。洞。桃。花。兩。岸。紅。

雲出無心飛鳥倦羲皇高臥宋方隆

徵士 紫陽綱目稱潛為徵士

國爵 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本顏延年陶靖節先生誄披莊子至貴國爵屏焉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又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

彭澤 嘗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使種秫穀日令

吾常醉於酒足矣甲子晉亡後潛詩但編甲子不書劉宋年號柳樹潛有五柳先生傳桃花潛有桃花源記

宋一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佐高祖成帝業歷官至左僕射前將軍卒年五十八贈侍中司徒追贈南康郡公諡文宣

白龍夾舫海風驚曾共君王夢裏行佐命有徵奇主簿元勳從此復神京幕中籌畫箋書敏堂上賓朋酒饌盈卻怪檳榔盛一斛金盤遙贈未忘情

夢裏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二白龍挾船旣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

帝剋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

主簿

往見帝帝謂曰吾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

神京

從平建鄴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遂動見諮詢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

幕中

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疾之每從容言其權重帝愈信仗之

箋書

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武帝坐與齡石共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酒饌

性好奢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

檳榔

穆之少貧好往妻兄家乞食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及穆之為丹陽尹召妻兄弟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進之

王鎮惡

北海劇人猛孫從高祖定關中以征虜將軍領馮翊太守為沈田子所殺年四十六追封龍陽縣侯謚曰壯

將門有將識英雄。可惜西征任不終。羣帥離心橫閫外。郎君唾手棄關中。義租昔枉輸遺老。世澤今猶說戰功。幸滅姚秦報苻氏。九原含笑見先公。

將門 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諸將日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

英雄 鎮惡年十三而苻氏將敗寓食黽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日若遇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

西征 及武帝北伐為鎮西諮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日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令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接破虎牢及柏谷塢

羣帥 王猛之相苻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及入關之功又鎮惡為首時論深憚之沈田子嶢栅之捷威震三轎而與鎮惡爭功武帝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日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為有衛瓘等也語日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故

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師於涇上與田子俱會傅宏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幕下

義租

初方軌徑據潼關將士乏食鎮惡乃親到宏農督民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鎮惡既得義租遂身先士卒卽陷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惡皆撫慰

檀道濟

高平金鄉人武帝時歷官鎮北將軍封永修縣公文帝卽位進封武陵公累拜司空鎮壽陽爲彭城王義康所害

竟○壞○長○城○召○魏○師○將軍投幘憤阽危○浮○鳩○動○地○歌○聲○慘○

虜○馬○臨○江○悔○念○遲○敵國圖形猶辟鬼○諸郞幹略反招疑○

徐公謝傅

謝晦傅亮同誅劉休問當年顧命辭

投幘

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遂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浮鳩

始彭城王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收付廷尉後與其子植等八人並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

虜馬

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甚悔之

圖形

初道濟伐魏糧食已罄夜唱籌量沙而還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其形以禳鬼

招疑

先是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

誅戮

初上將誅徐羨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謝晦惟王華以為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囊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之明日上誅羨之傅亮時謝晦本謂道濟與羨之同誅忽聞其來遂不戰自潰

顧命

永初三年帝彌留道濟與徐謝等受顧命

蔡廓

字子度陳留考城人晉尚書謨曾孫少帝時官祠部尚書文帝元嘉二年卒年四十

七

肉刑議復上書爭方顗為人本至誠三載孝思因戀母
一生祿賜盡歸兄王班豈壓朝臣位吏部羞連首輔名
不聽營陽供奉厚笑他求免謝宣明

肉刑 初桓元輔晉議復肉刑廓上議力陳其不可

方顗 廓以方顗閑素為高祖所知

孝思 尋除中軍諮議參軍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

祿賜 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

王班 傳亮秉政疑揚州刺史盧陵王義眞朝堂班次以書問廓廓答日揚州位居卿之下常亦惟疑然朝廷以位相次不以本封

首輔 徵為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傳隆問傳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日黄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屑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日我不能

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　營陽傅亮將進路詣廓別廓拜干木羨之小字也　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營陽不幸卿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耶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　求免　太祖即位謝晦將之荆州與廓別之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君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令自免爲難也

殷景仁　陳郡長平人武帝時歷位中書侍郎文帝時爲侍中遷尚書僕射中書令以疾解朝政復起爲僕射領吏部卒年五十一追贈侍中司空謚文成

雲○龍○遲○退○不○嫌○遲○斑○虎○才○華○亦○自○奇○反○噬○已○慙○推○轂○闇○狙○姦○翻○忘○建○籌○危○密鄰宮禁王難間○潔拭衣冠帝畢咨○

國典朝章皆撰錄侍中風力冠當時

班虎 劉湛常自比管葛初入朝委任甚重善論政道并詣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騶從解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晚節驅煽義康陵轢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謂所親曰劉斑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斑虎故云斑也

推轂 會王宏王華王曇首繼亡景仁引劉湛還朝共參大政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帝信任景仁不移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以傾之義康毀景仁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便噬人

建籌 景仁密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上以為然

宮禁 景仁停家養病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為帝雖知不能傷相王至親之愛上微聞之徙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陽王第密邇宮禁故其事不行

衣冠 景仁臥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及將收湛之日景仁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喻其意其夜文帝出華林

圖延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足疾小國典景仁少有大
牀輿以就坐詠討處分一皆委之國典成之量不為
文而敏有思致不談義而深達理至於國典朝章風
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
力始文帝即位遷侍中兼左衛將軍與王華王曇首
劉湛四人並為侍中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
之美近代莫及

羊欣 字敬元泰山南城人文帝時官新安太守
轉義興以中散大夫告歸卒年七十三

新安一守十三年山水優游性適然謝客才高成友契
王郎書雋獲師傳善醫袪病翻除藥稱老辭朝疊憶賢
耽入六闕行徑閟風流容止望華顛

山水 為新安太守前後凡十三年游玩山水甚得適性
謝客 欣嘗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

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日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盃知名

王郎

先是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日入縣欣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

善醫

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十卷

辭朝

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高祖太祖並恨不識之

六關

欣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詰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關

容止

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

謝宏微

名密以字行陳郡陽夏八晉太傅安會孫晉末襲爵建昌縣侯爲大司馬參軍文帝封宜都王舉爲文學卽位累拜右衞將軍卒年四十二

僕射平生重此兒東鄉君返歎前知家羅患難仍同舊產爲經營忍自私御食進饈言屢默兄喪踰制戚常隨

豈容手敕留臣第。恭謹遺風更可師。

僕射 宏微出繼叔父混混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瑯琊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絶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宏微宏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陵公主降封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宏微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

經營 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宏微一不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摴蒱濫奪妻妹伯母兩姑之分以還博債內人皆化宏微之讓一無所爭

御食 上以宏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宏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宏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

兄喪 兄曜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卒官宏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釋慧琳勸之宏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時未能已遂廢食歔欷不

自勝手敕宏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封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愼勿開也書是文帝手敕上甚
痛之惜恭謹宏微性嚴正舉止必修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
戴仲若名容譙郡銍人逵子文帝時累徵不起卒年六十四
不為王綏一鼓琴家風可繼又山林偶求作令因兄病
累詔辭官本父心帝欲東巡張野讌王來南鎮聽新音
桐廬去後吳門隱論著逍遙緬素襟
王綏中書令王綏嘗攜賓客造之兄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兄善琴試欲一聽容不答綏恨而去
家風安道嘗對使破琴作令兄勃疾患醫藥不給容謂勃曰容隨兄得閑非有心於默語兄
令疾篤無可營療容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辭官父逵兄勃並隱

遯有高名

野讌

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讌戴公山下

新音

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容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容憩於此澗義季亟從之游容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游紘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

逍遙

以桐廬僻遠難於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飲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注禮記中庸篇

袁淑

字陽源陳郡陽夏人文帝時累官御史中丞遷太子左衛率太子劭謀逆不從遂為所害年四十六追贈侍中太尉諡忠憲公

力折豺聲夜繞牀登車辭謝節逾剛直言難使容天地烈操眞堪比雪霜虜報南侵陳捍禦臣從北伐獻禎祥

時人莫漫嘲誇誕寫向丹青染翰光

繞脁還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爲弑逆其夜淑在直二更許呼淑及蕭斌等言明旦便當行大事望相與數力淑及斌並曰古來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因問日事當克否斌曰不敢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爲天地之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願急息之淑遂出環省繞脁行至四更乃寢

辭謝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因命左右與手刃見殺於奉化門外

雪霜語本南史

南使先爲御史中丞時索虜南侵遂至瓜步太祖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一章辭義甚美

北伐初文帝時大舉北伐淑侍坐從容日今當鳴鑾中岳席捲趙魏檢玉岱宗此其時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

誇誕淑喜誇誕每爲時人所嘲

丹青若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焉爾本宋書論

染翰杜詩巴牋染翰光

裴松之 字世期河東聞喜人文帝時官瑯琊太守致仕進太中大夫卒年八十

陳志注成言不朽況聞論語八齡通在官百姓懷當日
奉使三湘有古風史述文章家學紹才宜廊廟敕書崇
私碑請禁千秋快從此人間愧紀功

不朽 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上喜曰此爲不朽矣

八齡 松之年八歲學通論語毛詩博覽墳籍立身簡素

在官 爲吳興故鄣令在縣有績後爲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

奉使 時分遣大使巡行天下松之使湘州甚得奉使之義時論歸美

史述 子駰爲南中郎參軍注史記名日集解行世

廊廟 高祖敕日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尸邊務召爲世子洗馬

私碑 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乃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

茲典由是
私碑並斷

顏延之字延年瑯琊臨沂人武帝時官太子中舍人文帝時累遷祕書監光祿勳太常孝武即位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卒年七十三諡曰憲

毋令笑拙善爲之有子權傾起宅時不見檄文能顧父
空留庭誥欲貽誰五君詠託情偏激二始官同數亦奇
好酒疏狂終討免可憐康樂只工詩

起宅子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檄文義師入討元凶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倘不顧老父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

庭誥延之閑居無事

爲庭誥之文做顏之推家訓以教其子

五君

延之辭甚激揚每犯權要劉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尤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湛乃及義康謂其辭旨不遜大怒

二始

初徐羨之等忌之出爲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日昔荀勖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令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般景仁亦謂之日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

好酒

延之好酒疏誕不能斟酌當世

康樂

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左稱顏謝焉

謝靈運

小字客兒陳郡陽夏人晉車騎將軍元之孫襲爵康樂公文帝時官臨川內史後徙廣州坐死年四十九

鬚施維摩竟棄捐空誇慧業可生天攀嵇理追琴心慘

游粵身閒屐齒穿春草夢酣呼愛弟芙蓉詩麗歷延年

奇才矜傲招奇禍未許悲歌託魯連

鬚施 唐國史纂異言靈運美鬚臨刑施於南海祇洹寺爲維摩詰鬚寺人寶惜唐中宗時安樂公主五日鬭百草欲廣獲物色遂遣人往取之仍翦棄其餘

慧業 初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公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

攀秘 靈運赴市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龔勝李業猶子房魯連之意也

游粵 始除廣州所統增城令鑿山浚湖工役無已尋山涉嶺必造幽峻巘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

春草 從弟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寗時方明爲會稽太守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爲刎頸交

嘗夢惠連得池塘生春草之句

芙蓉 靈運文章之美與顏延之俱為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延之時稱其初日芙蓉天然可愛

魯連 為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興兵叛逸為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降死徙廣州後又不自斂戢文帝詔於廣州棄市

鮑照 字明遠東海人一作上黨人孝武時除海虞令遷中書舍人臨海王子頊為荊州以為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為亂兵所害

俊逸曾聞品少陵參軍才藻謫仙承連軒舞鶴行間迴
聳立飛鸞筆下騰頌獻河清懷德水賦傷城墮怵堅冰
如何累句違朝禍翻赴荊湘亂卒膺

俊逸 杜甫春夜懷李白詩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舞鶴 照有舞鶴賦

河清 文帝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

城墮 蕪城賦者世祖孝建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沈慶之討平之命悉誅城內男丁以女口爲軍賞照藎感事而賦按臨海王子瑱鎮荊州照爲參軍隨至廣陵子瑱有逆謀照見廣陵故城荒蕪乃漢吳王濞所都濞以叛逆被滅照因賦其事以諷子瑱

累句 孝武好爲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

宗愨 字元幹南陽人文帝末除震武將軍孝武即位累拜光祿大夫封洮陽侯廢帝立遷甯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

少○年○破○浪○願○乘○風○豈○破○家○人○志○可○同○林邑象奔矜膽勇

楊山蠻畏妙心攻斬牛進御原非吝躍馬披誠卒見忠

好武底須求好學肅侯偉略萬夫雄

乘風 叔父炳字少文高尙不仕愨年少時炳問其志愨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不富貴卽破我家矣

林邑 文帝時江夏王義恭伐林邑愨自奮請行義恭舉愨有膽勇乃除震武將軍愨乃分軍爲數道偃旂潛進討破之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愨曰吾聞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

楊山 南新郡巒帥田彥生率部曲反叛焚燒郡城屯據白楊山景攻之未能下愨率其所領先登衆軍隨之羣巒由是畏服

斬牛 愨有佳牛堪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

躍馬 其後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愨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愨聳躍數十左右顧盼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愨助我愨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愨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

好武 先是天下無事

士人並以文義爲業炳素高節諸子羣從皆好學而慤獨任氣好武故其始不爲鄉曲所稱

何子平 盧江灊人文帝時揚州辟從事史孝武時除海虞令母喪去官後不復出卒年六十

親塋未卜志難伸。東土蕭蕭最愴神。豈有菜鹽能適口。更無茅屋可棲身。八年奇行心彌摯。五斗高懷跡隱淪。矜賞幸逢賢太守。嘉茲闇室對嚴賓。

親塋 孝武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母卒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就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日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家壙

隱淪 子平初辟從事史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實未及養而籍年巳滿便去職歸家鎮軍將軍顧愷之知其母年未八十苦留之子平

日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侍何容苟冒榮利乃歸家竭力供養元凶弒逆隨王誕入討聘爲參軍事平自解末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問之子平日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己問者慙而退

闇室

子平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闇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爾以貴之

王或

字景文琅琊臨沂人初襲爵建陵子孝武時歷官侍中廢帝時遷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封江安侯累拜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刺史後賜死年六十諡曰懿

元規一例苦辭榮后戚偏能外死生堪歎棋枰閒對客
空言門戶欲全卿風姿美動袁公慕理趣高齊謝氏名
歲暮純臣殊足信垂綸猶記昔時淸

元規

庾元規之讓中書令義歸此矣本南史論

門戶

明帝疾篤遣使送藥賜或死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赦至之夜或正與客弈扣函看畢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容思行爭劫竟斂子內奩畢徐謂客曰奉赦見賜以死方以救示客乃墨啟答赦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

袁公

或美風姿為一時推許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餔歡亦復可觀

謝氏

或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

歲暮

上既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為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或為后兄自然成宰相門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為純臣乃除之

垂綸

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艮久不獲或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